

曾被嗤之以鼻的他们，最终改变了世界

本报记者 郭超豪

从无线电到计算机，从啦啦圈到星际旅行，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正在被各种新发明和新发现型塑和改造，早已超出了我们的祖先可以预想到的范畴。

然而，当我们已经习惯了它们的存在并且认为理所当然的时候，或许不会想到，在这些发明和产品诞生之初，曾经都被贴上“不切实际”“异想天开”的标签。马可尼因为发明无线电技术差点被送进精神病院。还有一些今天已经成为经典的电影，比如《星球大战》，也差点因为“看上去很蠢”而被扼杀在摇篮里。

你没有看错，这些都是真的，收录在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最新出版的《他们曾嘲笑伽利略》一书里。作者阿尔伯特·杰克是英国作家、历史学家，2004年以一本《红色鲱鱼和白色大象》蜚声国际出版界。近年来，他的兴趣从研究世界历史转向了发掘发明创造背后的故事，《他们曾嘲笑伽利略》就是他一段时间以来的成果。

该书视角独特，从伟大发明家未成名时的种种努

力遭到嘲笑为切入点，刻画了他们如何直面嘲笑，在遭遇挫折时永不放弃、坚守初心；在跌倒后重整旗鼓，勇往直前，直至成就梦想的故事。是这些大梦想家的远见、勇气和坚持，成就了人类前进道路上的每一小步。

对于每一个读者而言，这些曾被人嗤之以鼻，却最终“打脸”命运的故事无疑是励志的，让人想到信乐团经典作品《海阔天空》中的歌词：“冷漠的人/谢谢你们曾经看轻我/让我不低头/更精彩地活……”所有身处低谷的人相信都会感同身受。在荆棘丛生的前进之路上，只有直面嘲笑，在一次次跌倒后一次次重振旗鼓，勇往直前，才能抵达成功的彼岸。

更重要的是，这些故事让我们看到，要在全社会构建创新氛围，鼓励创新行为，容错机制是多么重要——对于那些质疑和挑战既有认知的想法，我们不能多一些宽容？因为，创新首先意味着打破对权威的迷信。毕竟德高望重的爱迪生和开尔文，也曾经宣判过无线电技术的“死刑”。



1937年版《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

那些被认为注定失败的电影

《星球大战》

1975年，年轻的美国电影制作人乔治·卢卡斯带着一部新电影的两页提纲找到了环球电影公司和联美公司，这部新电影当时的名字叫做“摘自威尔斯日志的星际杀手路克的冒险，第一部：星球大战”。尽管他之前拍摄的《美国风情画》大受成功，但这一次的剧本却遭到了无情拒绝。

因此，卢卡斯不得不拿着他最亲密的朋友们都不认可的200页剧本，在好莱坞各大制片厂兜售他的电影。最终，20世纪福克斯公司决定冒险投资850万美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很有限的金额。于是卢卡斯集合一批演员和特效专家飞往英格兰。但不出几个月，预算已经花掉了一半，而这组人马已经拍摄好的场景却只有三个可以用。音响效果在当时的情况下可想而知，包括为了模拟死星爆炸而将一个冰箱扔到地上——当然，这个提议遭到了剧组人员的公开嘲笑。

电影刚完成，20世纪福克斯公司就意识到，他们手上是一部注定要惨败的电影。人们对于这类电影完全没有胃口，各电影院线也拒绝放映。一些小型影院的经理大发慈悲，让《星球大战》最终得以在39个影院上映，20世纪福克斯公司对此唯一的希望只是至少捞回一点成本。导演卢卡斯本人也深信这是一部失败的电影，当他向朋友们展示这部电影时，他们也都不同意他的看法。所有人都不看好《星球大战》，除了当时因《大白鲨》而声名鹊起的斯皮尔伯格，他确信《星球大战》会获得良好票房。

卢卡斯甚至没有拨冗参加首映式。根本没有任何人预料到上映那晚口碑相传形成的热度，会导致第二天全部39家电影院门口都排起了长队。随之而来的热潮是任何艺术家都不敢想象的。《星球大战》不久就取得了超过7.5亿美元的票房收入，而它的相关商品和续集，已成为一项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产业。

《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

“我有一个想法，我们用那些古老的德国童话故事作材料，来制作一部动画长片怎么样？我们可以将预算提高到比我们整个公司的价值还要高得多，把这些钱全花掉，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在1936年迪斯尼公司的一次策划会议上，有人提出了一个“疯狂的设想”。

可以想象，当时的所有人都对此嗤之以鼻，唯独迪斯尼自己批准了这个计划。在挥霍掉将近150万美元制作费用后（当时好莱坞一套六居室宅邸的价格大约是6000美元），这部电影已经被当作“迪斯尼干的蠢事”，而且迪斯尼的妻子和兄弟都曾设法劝说他不要制作这部电影。迪斯尼自己也如坐针毡，他全然不知道如何去发行这部电影，也不知道票价该定多少。迪斯尼甚至认为，这笔钱还不如去拉斯维加斯的赌桌上赌一把。

后来的一切让人目瞪口呆。1938年2月4日，影片开始在全国上映，仅仅在前几个星期就为迪斯尼赚了800万美元。它很快成为当时利润最高的有声电影，而且大受欢迎，以至于每当迪斯尼公司需要钱的时候，他们就把《白雪公主》重新发行一次。他们在1944年、1952年、1958年、1967年、1975年、1983年和1987年都这么干过。

1993年再次发行时，这部56岁的老电影直接挤进了票房排名前10位。迄今为止，《白雪公主》已经以150万美元的成本为迪斯尼赚了差不多五亿美元，并且这部电影在第一轮影院发行期间，就卖出了1.09亿张票。按照今天的价格来算，这使它成为电影史上取得经济上最大成功的电影之一。更不用说由此孕育而成的整个动画电影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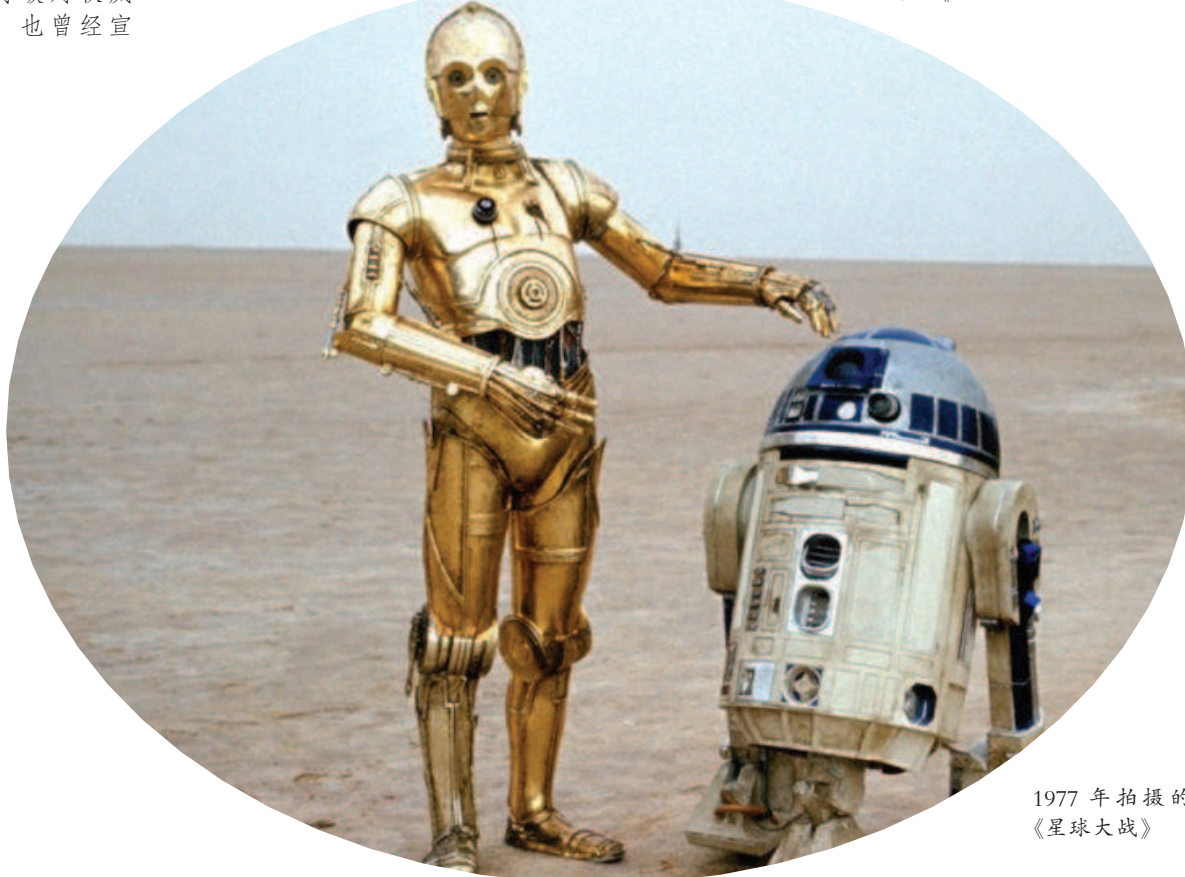
《小鬼当家》

因为缺一枚钉子，结果失去了王国。这句美式谚语在电影《小鬼当家》

上得到了完美诠释。起初，华纳兄弟电影公司提供给导演克里斯·哥伦布的预算是1400万美元。在拍摄后期，哥伦布要求追加300万美元的资金，结果制片厂主管们直接让他卷铺盖走人，他们拒绝再多投资一分。

随后哥伦布打电话给20世纪福克斯公司：“你们想要这部影片吗？”福克斯公司只花了20分钟就做出了肯定的决定，于是他们同华纳兄弟公司商讨达成了交易，由他们来接管这个计划。

讽刺的是，这部电影在首映的周末就赚到了恰好1700万美元，然后在接下来的12个星期蝉联票房冠军。到《小鬼当家》在影院放映结束时，票房收入已达近五亿美元。包括接下来几部续集在内，其特许经营额超过10亿美元。而华纳兄弟公司节省下那300万美元很可能是最糟糕的一件事。



1977年拍摄的《星球大战》



马可尼与他发明的无线电

爱迪生开尔文断言：无线电没有未来

1894年的一天，20岁的意大利青年马可尼将他的父母叫进了房间，向他们展示如何只按下一个按钮，就能使远处墙上的铃响起来——他是利用电磁辐射做到这一点的。随后马可尼的父亲倾囊而出，让儿子去购买所需要的器材，以便开展一些更为宏大的实验。

一年后，马可尼就能够超过1.5英里的距离上发送和接收电子信号了。他对自己发明的价值深信不疑，因此他写信给1889年当上邮电部长的意大利政治家拉卡拉瓦，并请求资助。马可尼从未收到任何回复，不过这份文档很久以后确实出现在这个政府部门，在其上方潦草地写着一排字：“发送至伦格拉”，指的是位于罗马伦格拉街的那家精神病院。

与此同时，这位年轻的意大利人去往英国，向英国邮政总局的电气总工程师普里斯提出了自己的想法。普里斯立即意识到马可尼这项新技术的价值，并在一次演讲中将其介绍给英国皇家学会。这场演讲是1897年6月4日在伦敦进行的，正是那一年，深受爱戴的英国皇家学会会长开尔文勋爵虔诚地宣称：“无线电技术没有未来。”

但短短10年之后，马可尼的公司已经在大西洋两岸建立起了数架功率强大的发射机，并肩负起船舰和陆地之间的几乎全部通讯工作。他们在甚至为

船长们建立起了一种夜间新闻服务，以供转播给他们的乘客们。

马可尼有一位雄心勃勃的雇员萨尔诺夫，正是他意识到无线电的应用潜力远不止于点对点通讯。如果有多位接收者使用相同的无线电频率，那么同一条消息就可以被他们同时收到。

1919年，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并购了马可尼公司，于是萨尔诺夫在当年又再次提交了他的备忘录，这一次是交给创建了美国无线电公司的新任董事长。萨尔诺夫再次遭到了冷遇，不过由于业余无线电爱好者日渐增多，他们在全美各地使用着自己制作的接收器，因此，1921年7月2日，萨尔诺夫为传奇拳手登普西和法国战士英雄卡尔庞捷之间展开的一场重量级拳击赛安排了实况报道，全美各地有人目瞪口呆的30万人用噤声作响的自制接收器收听了萨尔诺夫的无线电实况报道。

无线电工业诞生了，尽管德高望重的美国发明家爱迪生在1922年曾预言道：“这股无线电狂热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快就会退去”，但将近100年以后的今天，有85%的美国人仍然在每天的某一时段收听无线电广播，而在所有欧洲人中，这个比例超过90%。

全世界都曾嘲笑伽利略和他的理论

1609年，近代实验科学的奠基人之一伽利略首先认识到了望远镜的巨大潜力，但他同时意识到，如果想用这项具有军事价值的新发明取得真正的成功，光靠眼镜片无法达到足够的放大率。于是他开始自磨制镜片的精密工艺，并很快将现在被称为“望远镜”的这种仪器的放大率提高到裸眼的10倍。

当年8月，他从帕多瓦的家来到威尼斯，邀请参议院的达官显贵们登上圣马可大教堂的钟楼顶层。在那里，他用自己的新发明让在场众人看到了远在海面上的船只，而用裸眼的话，可能需要整整两个小时才能辨认出来。不过，那时的伽利略大概想不到，他的发明将永远改变人类文明，制造统一与分裂，最终也摧毁了他自己。

1610年1月7日，人类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刻——伽利略将望远镜转向天空。那时，人类对于宇宙的理解仅来自肉眼所见，也就是说局限于月亮和星星。当时的人们坚信，地球稳坐宇宙中心，而太阳、月亮和其他恒星全都绕着它旋转。人们还认为，一切天体都是完美无瑕的，因为上帝意欲如此。然而，当伽利略通过望远镜研究月亮时，却能看到环形山、山脉和山

谷。这证明了月亮并非完美无缺，地球这颗行星也并非那么独一无二。

随后，伽利略又将注意力转移到天空中那些明亮星辰中的一颗——人们称为木星。裸眼看来，木星和其它所有星星没有什么分别，不过伽利略推断，这必定是另一颗与地球类似的行星，那里面有另一个世界。他还注意到有四颗较小的星体位于木星附近，且每晚都会改变位置，这使他意识到这几颗卫星必定是在它们各自的轨道上绕着那颗行星运转。也就是说，它们并不像月亮那样，直接绕着地球转动。

“我的手里似乎掌握了一个爆炸性的事件。”伽利略这样想。后来，他据此撰写了一本名为《星空信使》的书，仅用了六个星期就火速印刷出版。不过，当时许多科学家对此不以为然，甚至嗤之以鼻，也有一些人认为这确认了哥白尼在一个世纪前提出的理论，即太阳位于宇宙的中心，其他万物皆绕之旋转。但他们中的许多人都默契地三缄其口，因为他们知道这种理论不会被当时社会最有权势的那群人——罗马天主教会接受。

伽利略没有停止脚步。接着，他又将注意力转移到那些星星中的另一颗，人们称它为金星。通过望远镜，他得以记录下这颗行星在几个月间不断改变的

形状和大小。他重复观察着金星从一个“大月牙”转变成一个“小扁圆盘”。然后，随着阴影重新移回到这颗行星的表面，它又再次恢复成一个“大月牙”。

伽利略立即意识到这一现象的重要性，这意味着金星是沿着围绕太阳而不是围绕地球的轨道运行。对他而言，这意味着地球必定不在宇宙中心。

这一启示产生了深远而重大的后果，同时也导致了这位天文学家与罗马天主教会核心信仰及教义的正面冲突。在那之前的多个世纪以来，罗马天主教会一直在宣扬上帝将人类置于宇宙的中心，而伽利略的望远镜无疑对这一说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这成了之后科学与宗教之间巨大冲突的导火索，因为《圣经》中明确提到：“太阳升起，太阳落下，然后回到它的升起之处”以及“上帝将地立在根基上，使地永不动摇”。

作为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伽利略并不想与教会的既定信仰发生冲突，相反，他努力尝试着寻找某个中间地带。因此为“太阳位于宇宙中心”这种观念进行辩护的时候，他提出不应该按照字面意思来解释《圣经》的每个段落。他认为，也许这些段落表达的意思是“地球的一个不同种类的运动，而不是它的旋转”。对于有可能受到怎样的“待遇”，

伽利略心知肚明，因此他特地前往罗马，试图说服梵蒂冈的那些官员们不要禁止他的理念，而是欣然接受它们。伽利略的生命此时已深陷真正的危险之中——罗马颁布了一条法令，勒令他放弃这些理论，立刻，马上。

1632年，他撰写的《关于两大体系的对话》一书出版。这本书的原意是对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进行一次不偏不倚的阐述，却导致了他被罗马宗教法庭传唤受审，随后在那里受到了控告。那个时候，伽利略一定后悔自己制造了望远镜，因为尽管再三否认抵制《圣经》经文，但他还是被宣判犯有异端邪说罪：“即持有下列观点：太阳静止不动地停留在宇宙中心；地球不在宇宙中心，而且是运动的；以及在某种意见已经被宣布为违背《圣经》以后，仍然认为这种观点有充分根据并予以捍卫。”在可能遭受更糟糕惩罚的威胁下，他被改判终生软禁，著作也被禁止发行。此外罗马宗教法庭还命令他在未来三年每周朗读一遍七首忏悔诗。

伽利略于1642年1月去世，他成为了少有的几个质疑罗马天主教会《圣经》后还能平静死去的人之一。他的望远镜原本是作为一件有效的军事工具而被发明，如今它仍是确实确实改变了人类历史进程的极少数发明之一。